



学校的改革不是单凭一纸处方能够完成的，也不是照搬某种模式能够成功的。它是一种愿景、一种哲学，唯有借助日常的创造性实践经年累月的积淀才能实现。学校改革的实现必须有传统的传承，必须有经过缜密思考的明晰的见识、不惧失败的不屈不挠勇气，以及对于明日教育的希望。

——日本教育家佐藤学

许多人认为，学校的大小事物都受教育部管束，都由教育部主导。学校进行的活动，是教育部的指令；教师进行的教学，是教育部的规定；学生完成的作业，是教育部的指示。在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底下，学校似乎就只是庞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，听人差遣，任人摆布。事实，真是如此？

那是2013年底，我在一所微型华小执教。由于校长提早退休，人手调动需要时间，学校短期内将无人掌校。开学在即，许多校务需要拍案定夺，这让原本惯于等待指示的教师，成了共同决策者，也让学校累积已久的许多问题被提上了议程，大家重新思考调整。

以往，学校为所有年级的全部学生安排了课后补习，一周三天。讨论中，大

家都认为低年段学生无法负荷太长时间的正规学习，课后补习只会让他们精疲力尽，反倒大大降低学习效率。于是，我们决定取消低年段课后补习。不仅如此，高年段的课后补习也改变了形式，不要求全体参与，只让程度跟不上的学生留下来补习。

不让教育流于形式

以往，学校将周三列为课外活动日，于放学后分两个时段进行制服团体和学术学会的活动。讨论中，大家都认为华文学会、国文学会和英文学会的操作形式，都偏向补习班，学者无趣，教者无聊。于是，考虑学生兴趣和教师才能以后，我们决定取消学术学会，以烹饪学会、园艺学会和美劳学会代之。接

下来的日子，教师教得兴致勃勃，学生学得津津有味，教学相长，各得其所。

后来，我调职到另一所中型华小，校长与行政的领导风格也相当民主，鼓励教师反映问题，提倡集体共同决策。有一年，我发现学生连续上课的时间太长，十堂课中只有20分钟下课时间，精神难以保持集中。会议上，我建议将学生的上课时间切成三段：四堂课课后下课，三堂课课后小休，再三堂课课后放学。一些同事尽管不置可否，却也愿意一试，反正效果不佳还可重新调整，于是决定隔周开始推行。

除了上述几个例子，我们还曾围绕各年级的考试格式、各班级的作业形式和各科委的常年活动进行讨论，让思考回归本质，让创意激发创意，不让教育流

于形式，不为了做而做。于是，我们办起了教师读书会、作家进校园和儿童阅读营等活动，也让周会成了学生发表文章的平台。其实，学校在许多事物上是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，是可以按大家的观察与思路行事，无需等上级单位发出指示。

孔子曰：“随心所欲不逾矩。”教育部的角色更多是在提供规范和指南，为全国大小学校建立规矩秩序，起保底的作用。学校完全可以在“不逾矩”的前提下“随心所欲”，承担起更大的教育责任，发挥更大的教学创意。教师的文书工作、学校的活动安排、家校的沟通联系，不妨依循这样的思路，自己的学校自己做主，自己的问题自己救。